

深山一农家



战士出版社

深山一农家

刘洪修等

解放军战士社出版

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

1960年1月出版 编号60—03—146

前 言

人民公社不仅是集体生产的組織者，而且是集体生活的組織者。人民公社成立才一年多，农民生活便得到了显著的提高，这不仅表现在农民物質生活的改善，也表现在农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改变。《深山一农家》是写一个山区农民家庭的生活变化的，从这一家人的生活变化中，我們可以感觉到偉大祖国跃进的步伐，也可以感觉到我国农村在公社化以后的巨大变革。公社化以后的大变革，除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外，就是农民生活的提高和精神面貌的改变。人民公社的大办集体福利事业，公共食堂、托兒所、幼兒園的普遍成立，把广大的农村妇女从鍋台、炕台、磨台上解放出来。几千年来，妇女所受的各种压迫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，得到了徹底的解放。这不仅使生产上增加了一支生力軍，而且使广大的农民建立了民主团结的新家庭，更加强了农民的組織性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；生活在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孩子們，也更加健壮和活潑。这本书所介绍的《崖底新庄办了一个好食堂》只是农村中成千上万的好食堂中的一个，《共产主义的苗圃》也是許許多多幼兒園中的一个花朵。但从这一个食堂和一个幼兒園，我們就可以看出公社大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优越性，可以看出公共食堂和幼兒園这些“共产主义幼芽”的强大生命力。敬老院也是公社成立后新办的福

利事业。这些在旧社会缺吃缺穿少兒沒女的老人，合作化以后，成为五保戶，有吃有穿了；公社化以后，进了敬老院，又有了公社干部作亲人。《敬老院的一天》里写的老人們把敬老院的院長叫“大閨女”，把副院長叫“二閨女”，他們生活在敬老院，就象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。他們怀着无限的心情，感謝党和毛主席，感謝人民公社。《在一个公社医院里》是写农村人民公社的医务人员們，如何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，与疾病作斗争。《生产上的好哨兵》是写人民公社如何办气象站的。《回娘家》是写人民公社怎样散播农民研究科学的种子。办医院、办气象站和搞农业科学研究，都是农民迫切需要的，但在合作社时期，經營規模小，人力單薄，要兴办这些文化事业，困难較多，只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，才容易把这些文化事业兴办起来，并加以推广。《鳳凰飞出来了》是写人民公社如何办紅專学校，培养农村的技术人才。有些思想右傾的人，看不起人民公社的紅專学校，說什么“鷄窩里总飞不出鳳凰来”，可是紅專学校的显著成績，粉碎了这些人的嘲笑，并且反而嘲笑了这些右傾保守的人們。紅專学校培养出来不少人才，变成了“鳳凰窩”。

这本书介紹的只是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提高和变化的一个側面，而且也只不过是公社成立后一年的事情。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，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无穷巨大的生命力，繼續發展下去，将会有更多的人們想象不到的奇迹和好事出現在我們面前。

目 录

梁山一农家	刘法修 (1)
崖底新庄办了一个好食堂	張 光 (7)
共产主义的苗圃	姚 堤 (14)
敬老院的一天	費 枝 (19)
在一个公社医院里	刘佩珩 (25)
生产上的好哨兵	李进挺 胡 坚 (29)
回娘家	張安南 (35)
凤凰飞出来了	得 林等 (39)

深山一农家

刘法修

8月上旬，我又来到了河南林县石板岩人民公社。在一户普通的社员家中作了一天客。

林县石板岩，地处太行山谷。这里高山重叠，深沟纵横。过去，因为山贫土瘦，环境恶劣，住在这里的农户，绝大部分，长年过着食不得饱、衣不遮体的苦日子，一遇荒年就要卖儿卖女，逃荒要饭。1943年闹旱灾，山上山下一千八百余户人家，走得只剩下五百来户，因此素有“穷酸沟”之称。农民是这样诉说自己的痛苦生活的：“石板岩住穷酸，要饭碗，打狗棍，破鞋片，烂衣衫，一鞞一鞞往下传，光棍成群绝了后，饿死人骨满山间。”

石板岩，我前后来过四次。1949年我来这里发放救济款，全山上发了五百万元（旧币），差不多每户都领了。1952年来访问山区，这里已经组织了互助组，植树造林春耕播种搞得正欢。1956年我来考察山区的合作化，那时候，群众生活就有了显著的提高，生产发展了，许多大小山头都绿化了，当年秋天又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。前后印象一对照，我是那么样的高兴。但这都比不上这一次。

老熟人一见面，格外亲热。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分。王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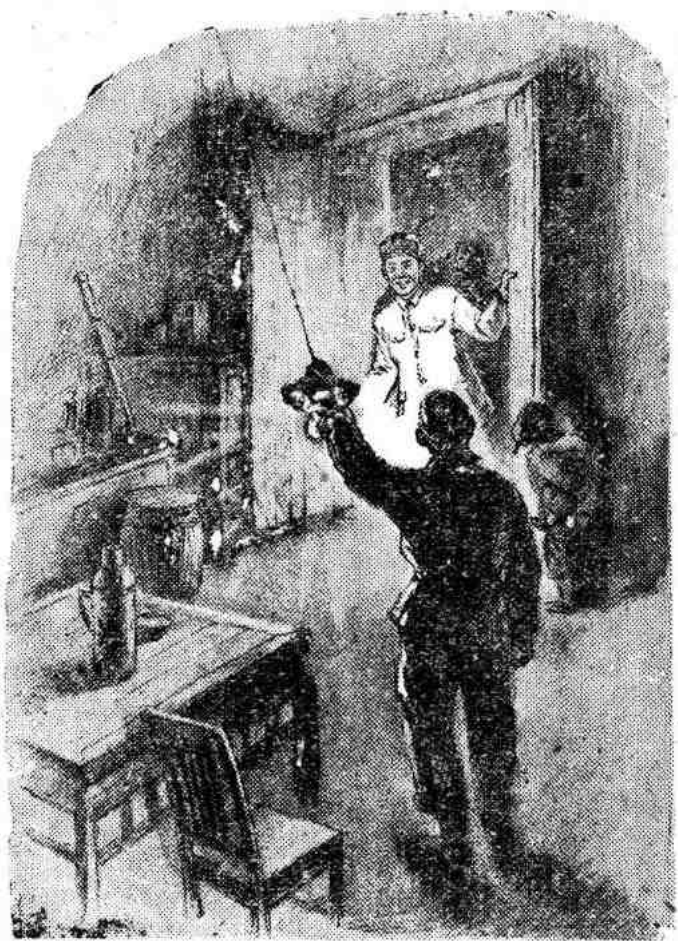
嫂、李大爺一同陪我到公共食堂吃飯。走進食堂，只見一張張小桌旁，團團的圍着一家老小，每桌都擺着熱氣騰騰的面饅、菜盤。菜味鮮，面饅香，人們都有說有笑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有綫廣播喇叭，還不住地向人們播送着新聞和歌曲。

吃完飯，社員石春修拉我到 he 家里坐坐。這位个子矮小、手膀粗大的中年人和我頂熟，十年前我來這里發放救濟款時，他們父子兩人，都穿着補了一層又一層的破衣服，面色黃瘦，好象剛生過大病，床上蓋的被子，中間的窟窿可以滾過人來。可是你看看現在的石春修，他身穿新的白布褂、藍褲子，滿面笑容地回答我的問話。

“老石，所說你存款就有四百多元，你闊騰得不錯呀”！

“都是搭毛主席的福、共產黨的光、人民公社的优越性，我們的生活硬是矮子上高樓步步升高啦。解放前逃荒要飯，單干時，還吃了上頓愁下頓，有了合作社就舒展了許多，現在成立了人民公社，誰都跌進了幸福窩啦。”

說着來到了石春修的家。天已經黑了。一進屋，老石一伸手“啪”的一聲响，一個電燈泡子亮了，照得三間屋子通亮通亮。我不禁呀了一聲說：“你們這里有了電燈啦！”“你才知道？我們今年春天修了水電站，白天帶鋼磨，加工糧食，黑夜照明，方圓五個村百余戶都用上了電。咋樣，不比你們縣里的電燈光弱吧！”就着電燈光，我打量了一下屋里的擺設，只見正當中擺了一張漆方桌，兩邊兩把紅椅子，桌上邊放着一個花皮暖壺，美麗的花壇兩邊各放一個，桌子里邊的牆壁上挂有毛主席的畫象，旁邊的對聯是：“人民救星共產



党，革命舵手毛泽东”，横联是“毛主席万岁”。房子的东边放着一个大衣橱，在电光照射下闪闪发光。西边两个炕，花被子叠得一層一層，上边还盖有花被單，窗戶是玻璃的，

性屋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上繁星。

我們正說着，石春修的愛人王金花回來了。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婦女，很會做針線活，她一面陪着我說話，一面在燈下縫着一件新夾衣，這是縫給老石過秋天穿的。平日這位深山婦女話不多，可是那天晚上，當我說到：“有人說：去年我們搞大躍進搞錯了，人民公社也不好。你們覺得怎樣？”這一問，石大嫂可火了。

“人民公社好得很！”她生氣地把縫着的夾衣往桌上一擺，“搞公社才一年多，我連這件衣服全家共縫了十一件，小林爹他家兩輩穿了二十八年的破大袄，去年冬天才扔了。”

她越談越起勁。她說：“我們婦女要說翻身，這次才算徹底翻了身。”她向我生動地敘述了婦女走出廚房、擺脫孩子拖累後的舒暢心情：

“現在小林他爹評十分，我們婦女做輕活評七分，每天一起床就往食堂走，飯菜現成地擺在那裡，吃完飯筷子一放，孩子們有的上學，有的到幼兒園，我和他爹扛着鋤頭一道上地去，一樣勞動一樣拿工資，上個月他爹領十七元五毛工資，我也領到九元六毛，錢都發到各人手里，愛怎麼花就怎麼花，看多好。”

“女人家手頭有個活錢，回娘家，送人情，都方便啦！”她娘家在一百多里外的東姚公社早陽崗，上山下溝行走很不方便。過去一來家務事多，走不動，二來手頭沒錢，不買點東西送人情不好進門，就這樣拖了十年沒回娘家。今年3月，公社剛發了工資，她請了個假，下山後乘汽車路過縣城，用

五元錢買了餅干等許多禮品，高高兴兴帶着小孩回娘家住了半个月，十年來的願望實現了，她是多么高興！

“要是過去，”王金花話說到這里，看看老石又停住了。老石是個直性人，干脆代她講了：“過去男人對女人的看法確實有問題，好象女人在家里白吃飯似的，動不動拿女人出氣。我過去也有這毛病。現在誰家夫妻都是雙出工，雙進民校學文化，家家一團和氣。”

王金花看到男人把話說破了，連忙把話頭接過去，“你常到我家裏來的，知道我們是和好的夫妻，只是以前家里事多，很少下田做工，老石一回家有時飯不応手，就發點脾氣。”

她這一說，引起大家哄堂大笑。我知道她倆的過去，十七、八年前，當時王金花還是十五、六歲的姑娘，她隨着父親由平地逃上山來住，每天和老石在一起給地主放牛羊，日子一久，兩人就發生了愛情。當時親事都說好了，就是王金花的父親，非要石家拿一百塊錢做聘禮，石家拿不起，婚事就吹了。但青年人的愛情是不斷的，他倆互相來往得更加亲密，後來金花下山了，老石還去送了媳一程。當金花長到二十歲時她父親得病死去了，這位姑娘埋葬了老人，就來到這深山溝里和老石結了婚，直到現在，山上山下還流傳着他倆“千里婚姻使錢串”的故事。

人們正說得起勁，忽然屋外傳來一陣“爺呀、爹呀、娘呀”的喊聲，原來在學校念書的大女兒小香和在幼兒園的小林都回來了。他們一進來屋里頓時熱鬧起來。不曉得誰提出要姊弟倆唱個歌，大伙兒就拍手贊成。小香把紅領巾一拉，先

唱了一个“社会主义好”，接着两个孩子一齐唱“人民公社好”“我是一只小白兔”、“蝴蝶呀，飞的真美丽……”一连唱了十多个歌子。石大伯爱听“人民公社好”这支歌，他逗着两个小孙子一连唱了三次。歌子唱完后，老人连连称赞：“句句是实在的，人民公社的好处说不完。”这位清朝光绪年间生的老人，今晚特别兴奋，他放大嗓子对孩子们说：“我见过好几个朝代，才看到今天的好世界，吃饭在食堂，月月领工资，这是盘古以来未听说过的事，我们要永远记着共产党毛主席给的恩情。”

夜深了，孩子们都睡熟了，大家还谈得兴致勃勃。我说：“好啊，我们人民当家才十年，公社也才办一年，以后生活会比这更好的。”他们一齐说：“那可真是，现在有党的英明领导，有了人民公社，土地产量年年跃进，山果季季丰收。听公社领导说，今冬就要从我们这里盘山洞、修公路啦，还要建设果类加工厂、打丝厂，再迟三、五年你再来了，看看我们山区，又要变成个啥样子。我们山区里的人是越越乐了，只有那些不满意人民公社的人才越越灰呢，叫他一直灰溜溜吧。”

我离开石春修的家时，夜已深了，路灯强烈的光芒照得这个深山村庄如同白昼。这时我深深感到从这深山一农家来看，祖国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。想着，想着，我好象听到了祖国连续大跃进的脚步声。……

（原载1959年10月10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宋瑞乐插图

崖底新庄办了一个好食堂

張 光

陝西乾縣烽火人民公社齊心生產隊崖底新莊的食堂辦得很好，這個公社有一個歌手寫了一首詩歌頌它道：“崖底新莊食堂有名望，地址設在村中央，門口刷的粉白牆，毛主席象掛中央。廣播喇叭頭頂上，鍋盆碗筷都干淨，桌子都帶低板凳。要問食堂吃啥飯？貓耳朵和麻式面。每次吃饅把湯換，天陰下雨扁豆面。菠菜豆腐按期添，夏季茄子把蒜拌。……”

我們到了這個食堂，才知道他唱的真個不差。這個食堂是去年9月辦起來的。開初全村三十六戶，二百零二人都入了伙。今年4月，買不到煤炭，食堂停了十天，把糧食發到各家自己作。但是社員一連開了三次會，要求恢復。恢復以後，有七戶自願退伙。食堂為了減少炊事員，又說服了五戶退伙。這五戶家有不能作勞的勞動的老太婆，還可以作飯。這樣就剩下二十四戶，一百二十八人。

节省了粮食、煤和劳力

任何新生事物的巩固都是要經過斗争，都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条件才能成長起來的。崖底新莊的食堂的成長也是

这样。春天，为了节约粮食，每人供应标准由三十斤减为二十八斤。附近一些食堂說不够吃，但是这个食堂实行了按人定量的办法，克服了这个困难。他們按入口年龄的大小，老的小的少供应一些，中壮年多供应一些；活少的时候一天吃两顿稀的一顿干的，活多的时候吃两干一稀。結果不但够吃，每月还能节省下三、四十斤粮。社員按标准节约下来粮食，到月底由食堂折价給社員發錢。

有些人認為一家一戶可以燒柴草，大食堂就一定要燒煤；可是这里缺煤。新庄食堂經過研究、試驗，燒棉花杆和玉米杆也一樣可以作大鍋飯。以后他們有煤就燒煤，无煤就燒柴草，而且平时还盡量多燒些柴草，节约煤炭。有一个时期买不到碱，有的食堂又叫苦，沒碱饅發酸。新庄食堂用棉花杆灰熬成了碱，一樣蒸出了好饅。

有人說食堂人多吃不好，吃飯要等，浪費時間。新庄食堂在这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来改进工作。例如吃面条，为了不使面条粘成糊糊，他們預先把面下出来，用醬油和油把面拌好散开，按各家的需要量打到盆里；同时做一大鍋調和湯。社員願吃涼的，自己調油鹽醬醋；願吃熱的，就澆上調和湯。吃饅的時候也是預先按戶分好。頓頓做湯不重樣。有菜的時候吃鮮菜，沒菜的時候吃苜蓿圪塔，一家一月平均只要几角錢的菜金。农活緊，食堂就把飯送到地里。对病人、产妇、老年人准許他們領回去自己做，而且多給他們發細粮；如果他們要在食堂吃，也另外給做好一些。这个村里还有几个不动葷的老太太，食堂也給另做。無論那家社員想回去吃

几顿可口的饭，也可以领回去自己做。

这个食堂办起来以后，就买了十三头猪，最近又生了十九头小猪。今年过年、元宵节和“五一”节吃了四头猪。食堂把十四个小猪卖给社员。单是卖猪，食堂就赚了三百多元。食堂马上用这钱置家具、做醋、做豆腐、腌咸菜，最近还准备养鸡。炊事员们还抽空种了二百菜地。

不断改革炊事工具

这个食堂处处想办法，使社员们能吃得饱，吃得好，又干净卫生。

他们已经把人拉风箱改成鼓风机，用杖擀面改成了轧面机。安装鼓风机，起先社员也想不通。他们说：鼓风机是炼铁用的，烧起来风力大，浪费炭。一试验，鼓风机烧锅又快、又省。原先烧一大锅水（锅盛十五桶水），两个强劳力，轮换着拉风箱，需用炭五十斤，三个小时水才能烧开；可是现在安装上鼓风机，只用三十五斤炭，一个人、一小时多就可以把一大锅水烧开了。社员个个说好。

食堂原先每星期吃三次面条，炊事员很费力、费时间。的碗，吃一顿面条，得提前两小时将面搓好；四个人不停地做，得整整干四个小时，才能把面擀完。擀面又怕面条粘在一起，得撒上七斤面扑，散沙面条。现在他们有了轧面机了，两个人二小时的工夫，就把一顿面条轧出来了。面条又长又薄，下到锅里不容易断条，吃起来可口。散沙面条也只用二斤面扑就行了。这样每吃一次面条，光面扑就节约五斤

多面粉。

自从使用鼓風机和軋面机以后，大大地減輕了炊事員的体力劳动，做飯時間比前縮短了一半。以前食堂六个人忙来忙去，現在五个人也很逍遙，真是又快又省。

他們正在計劃做几种做饅头的模型，省掉做饅头时逐不过称的麻煩。另外計劃改变燒水、担担这个笨重的体力劳动。办法是把水井到食堂的这段路程，用管連接成一个水槽，通往食堂門口，再給食堂門口的地下埋个大水缸，井水流到缸內。这样炊事員挑水做飯就更省力了。

炊事員热心服务

我們去訪問这个食堂的那天，正遇上吃午飯。那天天下雨，管理員說：“今天天冷，給大家吃連鍋面，热和。”吃飯时一家围一桌，大家都喜笑颜开。小孩子特別高兴。我們問一个年青小伙子：“食堂的飯有你媳妇做的好吃嗎？”他害羞的說：“好！”“真的嗎？”他又补充說：“不是每頓都好吃。”我們問：“你为什么回家讓自己媳妇做呢？”他說：“在食堂吃很方便、省事，自己想吃好一些的，閑了可以領回去吃一頓。”

我們走到食堂对面的一戶人家，那是王广年的鄰。她的两个媳妇圍着她做針織活，她看着小孙子。我們問她在食堂吃得慣不？她說：“我做了一輩子飯，知道那苦处，光是不要求家家女人都做飯这一点，我就滿意。”她还說做飯用的人少了，都可以下地劳动，增加收入。就是下地回来也消閑的

多。过去一回来又要做饭，又要看小孩，还要做衣服，忙死了。两个媳妇只是笑，表示婆婆说的对极了。我们说：“你年老了，食堂的饭吃起来可口吗？”她说：“也有一顿不可口。百人百口，还能照顾得那样周到。不可口自己还可以拿回来调拌，食堂有的是调和。”



社员吃完饭以后，我们要给食堂照个象。人一下都围了上来，笑着说：“拍我们食堂的‘脑系’（指老炊事员杜志林）照上，这人可是一个好把式”。提起这个老头，我们这里也得说一点。他五十多岁了，还是一个好耍好玩的人。原来在县上一个机关当厨师，那个机关撤销了，他就回来在食堂当灶头。现在是给本村里人做饭，谁好吃啥，他都摸得清楚，大家的口味也包在他肚里。我们那天走进厨房的时候，他正分碗，连计算碗数也是唱着向出说。我们说照象，他不知在

那里找了一顶破礼帽戴上出来了。村里人都笑了。厨房里还有另外三个炊事员，那位老太太名叫谭香莲，很少说话，一天只知道埋头做活，一会也闲不下。两个青年妇女都很利落，那个姑娘叫樊兰秀，是这小队队长的女儿，她们都是自愿做炊事员的。

这个村的人十分尊重炊事员的劳动，给他们的都是最高的工分。馒头拿男劳动力最高的工分，女炊事员拿女劳动力最高的工分，并且每人每月有三天的休息时间。

民主管理食堂

这个食堂办得好，是和管理员王广禄会经营管理分不开的。他原来是小队副队长，被群众选举当了管理员。他每天除了筹划采买以外，还打扫食堂卫生、帮厨，向地里送饭，和炊事员一起种菜、喂猪，搞其它副业。群众说：“广禄办他家里的事，也没有办食堂办的顺。”王广禄整天和炊事员在一块工作，大家和睦的象一家人一样。其实全村的人都把食堂看成自己的家，关于食堂的事大家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。王广禄的民主作风也很好，因此大家闲了没事，都要到食堂去说闲话。

今年春上附近有些食堂没办好，群众有意见。王广禄赶快征求大家对自己食堂的意见。他说：“谁不想吃食堂，可以自愿，只要说一句要退伙，明天就给你分粮。”大家都不愿退伙，有一个小伙子还出来说：“毛主席叫我退伙我才退。”大家说：“对”。最后有几户要退伙，其中有一个老